存學編

存學編卷三

博陵 顏元 著

性理評

延平謂朱子曰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源頭體認來所以好說話

從源頭體認宋儒之誤也故講說多而踐履少經濟事業則更少若宋孔子下學而上達則反是矣

渠初從濂閩善處下功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脈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

朱子雖逃禪歸儒惜當時指其差誤猶有未盡處只以補填禮樂射御書數為難謂待理會道理通透誠意正心後方理會此等便是差誤夫藝學古人自八歲後即習行反以為難道理通透誠意正心乃大學之純功反以為易而先之斯不亦顛倒矣乎況舍置道理之材具心意之作用斷無真通透真誠正之理即使强以其鏡花水月者命之為通透誠正其後亦必不能理會六藝蓋有三故焉一者游思高遠自以為道明德立不屑作瑣繁事一者略一講習即謂已得未精而遽以為精一者既廢藝學則其理會道理誠意正心者必用靜坐讀

之功且非猝時所能奏效及其壯衰已養成嬌脆之體矣矣烏能勞筋骨費氣力作六藝事哉吾嘗目擊而身嘗之知其為害之鉅也吾友張十卿博極羣書自謂秦漢以降二千年書史殆無遺覽為諸少年發書義至力竭偃息床上喘息久之復起講力竭復偃息可謂勞之甚矣不惟有傷於己卒未見成其一才此其時欲學六藝何以堪也祁陽力蒙吉致力於靜坐讀書之學晝誦夜思著書百卷遺精疲敝無虛日將卒之三月前已出言無解元氏一士子勤讀喪明吾與法乾年十三十又無諸公之博洽亦病無虛日雖今頗知憤恨期易轍而

崇實亦惴惴恐其終不能勝任也況今天下兀坐書齋人無一不脆弱爲武士農夫所笑者此豈男子態乎差毫釐而謬千里不知誰爲之祟也噫

勉齋黃氏曰先生年四十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

今世爲學須不見一奇異之書但讀孔門所有經傳即從之學其所學習其所習庶幾不遠于道雖程朱陸王諸先生語錄亦不可輕看否則鮮不以流之濁而誣其源之清也朱子少時因誤用功于釋老遂沾其氣味而吾五百年有功於聖道之大儒不能滌此岐途之穢豈

非宋元來學者之不幸哉

余細玩朱子語錄亦有恍悟性學本旨處但無如魯蠢者從旁一指終不是判然出彼入此故糊糊塗塗又仍歸周程所說或曰悟學宗如是其難吾子夫貴猶夫人也而謂獨明孔子學宗吾滋惑矣予曰蓋有由也吾自弱冠遭家難頗志于學兼讀朱陸兩派語錄後以心疾輟所得而萎竭至甲辰年三十得交王子助予遂專程朱之學乙巳丙午稍有日進之勢于未就辛里館日與童子輩講課時文學遂退至戊申遭先恩祖妣太故哀毀廬中廢業幾年忽知予不宜承重哀稍殺既不讀書

又不接人坐臥地炕插一冷眼覺程朱氣質之說大不及孟子性善之旨因徐按其學原非孔子之舊是以不避朱季友之罪而有存性存學之說為從二千年先儒救參雜之小失為前二千年聖聖揭晦沒之本源倘非丁未廢歇戊申遭喪將日征月邁望程朱而患其不及又焉暇問其否哉誤否哉

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為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脩為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偕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側僻固陋自以為悟

此朱子極詆陸門之失處然由孔門觀之則除捐棄經
典猖狂叫呶外其他失處恐亦朱門所不能盡免也
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辯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意
研精覃思以求其所難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己
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
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遊之士迭誦所習
以質其疑意有未諭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
反覆誠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
於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諸生問
辯則脫然沉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摠

衣而來達自川蜀文辭之傳流及海外
可惜先生苦心苦功此半幅述之悉矣試問如孔門七
十子者成就幾人天下被治平者幾世明行吾道而異
端頓熄者幾分我夫子承周末文勝之際洞見道之不
興不在文之不詳而在實之不修奮筆刪定繁文存今
所有經書取足以明道而學教專在六藝務期實用其
與端木言卜諸子以下最少言語至於天道性命之言
尤少是以學者用功者而成就多五季之世武臣司政
詩書高閣至宋而周程諸儒出掀精抉奥鼓動一時自
謂快事惟安定胡先生獨知救弊之道在實學不在空

言其主教太學也立經義治事齋可謂深契孔子之心
矣晦菴先生所宜救正程門末流之失而獨宗孔子之
經典以六藝及兵農水火錢穀工虞之類訓廸門人使
通儒濟濟澤被蒼生佛老熄滅乃其能事也而區區章
句如此謂之何哉

至若天文地志律曆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
才士疲精竭神當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
規繩可為世法

天文地志律曆兵機數者若洞究淵微皆須日夜講習
之力數年歷驗之功非比理會文字可坐而獲也先生

既得其淵微奈何門人錄記言行之詳未見其爲如何用功也況語及國勢之不振感慨以至泣下亦悲憤之至矣則當時所及孰有過于兵機者乎正宜誘掖及門成就數士使得如子路冉有樊遲者相與共事則楚囚對泣之態可免矣乃其居恒傳心靜坐主敬之外無餘理日燭勤勞解書修史之外無餘功在朝蒞政正心誠意之外無餘言以致乘肩輿而出輕浮之子遮路而進厭聞之誚雖未嘗要路而居仕四朝在外九考立朝四旬其所建白可槩見也莫謂孔孟之暫效魯滕可如子游子賤子路之宰邑光景否故三代聖賢躬行政績多

實徵近今道學學問德行多虛語則所謂天文地志律曆兵機洞究淵微者恐亦是作文字理會而已

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

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韓子敘之云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聖賢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壞爛所謂存什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夫孟子闢楊墨而楊墨果熄尊孔氏而孔氏果尊崇仁義貴王賤霸而仁義果崇

王果貴霸果賤至大經大法如班爵班祿井田學校主道所必舉者明則明行則行非後世空言之比正子貢所稱賢者識其大者子雲贊之一語頗易文公議之今朱子出而氣質之性參雜於荀楊靜坐之學出入於佛老訓詁繁于西漢標牓溢於東京禮樂之不明自若也王道之不舉自若也人材之不興自若佛(也)佛道之日昌而日熾自若也實學不明言雖精書雖備於世何功於道何補然賴其講解朝廷猶以四書五經取士周孔之文不至盡沒有志於學者承襲其迹以主敬靜坐求道不至盡奉釋道名號與二家鼎峙而已若聞自周以來

聖賢相傳之道則絶傳久矣黄氏遂謂一旦豁然如大
明中天豈惟不足俟聖人于百世恐後世有文人之雄
如韓子者亦不免其譏也議也
果齋李氏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域者無他焉
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
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其主敬也
云云内則無二無適寂然不動外則儼然肅然若對神明
云云其窮理也云云字求其訓句索其旨云云始以數讀
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
之心自表而達裏自流而遡源索其精微若别黑白辨其

節目若數一二云云而後爲有得焉者乃立論以驅率聖言鑿說以妄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糾紛或假借以相混惑云云以爲學者之大病不痛絕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蓋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年之間讀書者衆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也云云及其理明義精養深積盛充而爲德行發而爲事業云云入而事君則必思堯舜其君出以治民則必以堯舜其民

李氏此贊體用兼該矣僕不必詳辯但願學者取朱子之主敬窮理與孔門一貫對取朱子之事業與堯舜一貫對則其學宗之稍異判然矣總之於有宋諸先生非

敢苟求但以宜使天下無學不可有參雜佛老章句之學宜使百世無聖不可有將就冒認標榜之聖庶幾學則真學聖則真聖云爾

言論風旨之所傳政教條令之所布皆可為世法而其考諸先聖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則以訂正羣書立為準則使學者有所依據循守以入堯舜之道此其勳烈之尤彰明較大者

考諸先聖而不謬等語何其大而乃歸之討正羣書乎夫朱子所以盡力於此與當時後世所以篤服於此者皆以孔子刪述故也不知孔子是學成內聖外王之德

教成一班治世之材魯人不能用又不能爲之周天子乃出而周遊周遊是學教後不得已處及將老而道不行乃歸魯刪述以傳世刪述又周遊後不得已處戰國說客置學教而學周遊是不知孔子之周遊爲孔子之不得已也宋儒又置學教及行道當時而自幼壯即學刪述教弟子亦不過是雖講究禮樂亦只欲著書垂世不是欲於吾身親見之是又不知孔子之刪述爲孔子之尤不得已也況孔子之刪述是刪去繁亂而僅取足以明道正恐後人馳逐虛繁失其實際也宋儒乃多爲註解遞遞相增益不幾決孔子之隄防而導氾濫之流乎

此書之所以益盛而道之所以益衰也

先生蒐輯先儒之說而斷以己意彙別區分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羣史以及百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

先生昭明書旨備勞心力然所明只是書旨未可謂得吾身之道也處事之道經羣史百氏之書所載者原是窮理之文處事之道然但以讀經史訂羣書爲窮理處事以求道之功則相隔千里以讀經史訂羣書爲即窮

理處事曰道在是焉則相隔萬里矣兹李氏以先生解書得聖人之本旨遂謂示斯道之標的以先生使學者讀書有序遂謂將無理不可精無事不可處噫宋元來效先生之彙別區分妙得聖人之本旨者不已十餘人乎遵先生讀書之序先大學次語孟次中庸次窮諸經訂羣史以及百氏不已家家吾伊戶戶講究乎而果無理不可精無事不可處否也譬之學琴然詩書猶琴譜也爛熟琴譜講解分明可謂學琴乎故曰以講讀為求道之功相隔千里也更有一妄人指琴譜曰是即琴也辯音律協聲韻理性情通神明此物此事也譜果琴乎

故曰以書為道相隔萬里也千里萬里何言之遠也亦譬之學琴然歌得其調撫嫺其指絃求中音徽求中節聲求律協是謂之學琴矣未為習琴也手隨心音隨手清濁疾徐有常規鼓有常功奏有常樂是之謂習琴矣未為能琴也絃器可手製也音律可耳審也詩歌惟其所欲也心與手忘手與絃忘私欲不作手心太和常在於室感應陰陽化物達天於是乎命之曰能琴今手不彈心不會但以講讀琴譜為學琴是渡河而望江也故曰千里也今目不覩耳不聞但以譜為琴是指薊北而談雲南也故曰萬里也

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
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乃孔門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實
功明德親民百世不易之成法也但孔門曰博文約禮
程朱亦曰博文約禮此殊令人不敢辯然實有不待辯
而判如者孔門之博學學禮學樂學射學御學書數以
至易書莫不曰學也周南名南曰為也言學言為既非
後世讀講所可混禮樂射御書數又非後世章句所可
托況於及門之所稱贊當時之所推服師弟之所商確
若多學而識不試故藝博學而無所成名文武之道未
墜於地文不在茲游於藝如或知爾可使從政諸章皆

可按也此孔門之文孔門之學也程朱之文程朱之博學則李氏已詳言之不必贅矣孔門之約禮大而冠婚喪祭宗廟會同小而飲食起居衣服男女問老聃習大樹下公西子曲禮精熟夫子遜其能可謂禮聖言會諸賢纖微必謹以此約身即以此約心出即以此約天下故曰齊之以禮此千聖體道之作用百世入道之實功故中庸大聖人之道至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序君子之功備著尊德性道問學而其中直指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且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顯是以三千三百爲至道備外此而別有率性別有萬殊一本鮮罷聖門

矣此孔門之禮孔門之約也程朱之約禮則惟由內而無二無適寂然不動外而儼然肅然若對神明而已其博約極至與否未敢易言顧學者先辨其文與禮焉可也

朱子言自周衰教失禮樂養德之具一切盡廢所以維持人心者惟有書則宜追求其一切養德之具而亟亟與同人講習之以經書為佐証可也而乃惟孜孜攻苦於書其餘不甚重焉且李氏亦知春秋時患在諸書煩亂而禮樂散亡孔子刪定為萬世道德之宗乃朱子適丁文墨浩繁之時而不能刪削其煩亂反從而訓之增

之何也夫朱子之所欲學者孔子也而顧未得孔子之
心未盡合孔子學教之法吾為五百年之士子惜其不
得為曾孟為五百年之世道惜其不得為殷周為五百
年之生民惜其不得蒙教養故深惜朱子之未得為孔
子也

吳氏曰先生經史子集之餘雖記錄雜說舉輒成誦
經史子集已惜其過用精神況記錄雜說乎

北溪陳氏曰先生道巍而德尊義精而仁熟立言平正溫
潤清巧的實云云辭約而理盡旨明而味深而其心度澄
朗瑩無渣滓工夫縝密渾無隙漏尤可想見於辭氣間故

孔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謂主盟斯世獨先生一
人而已

一試觀道巍德尊義精仁熟二語雖孔子不是過而下面
實指處却只是立言之辭約理盡旨明味深而已言其
心虔澄朗工夫縝密亦不外於辭氣想見之蓋朱子身
分原是如此黃李吳陳諸公亦但能于虛字闡崇奨不
能于實際上增潤及總贊主盟斯世一語尤是不覺道
出本色蓋王者不作五霸迭興相繼主盟假仁義以明
手車聖賢亦不得已而取之故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孟子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秦漢而降

聖人不生楊韓王周程朱陸薛王馮高諸子相繼疊興主盟儒壇闡詩書以明聖道天下靡然向風自好之士多出其內故五霸者實德未脩雖天下服之而不敢帝不敢王名之曰覇而已諸儒者實學未至雖天下宗之而不敢聖不敢賢渾之曰儒而已其身分正閏迄今大儒相繼登壇於東林者猶皆稱主盟其取義確矣

鵝山魏氏曰國朝之盛大儒輩出聲應氣求若合符節由極甲誠曰仁曰道曰忠曰恕曰性命曰氣質曰天理人欲由陰陽鬼神若等此類凡皆聖門講學之樞要而千數百年習浮踵陋莫知其說者至是脫然若沉痾之閫大寐之

醒至於朱文公先正始以彊志博見凌高厲空自受學延平李先生過然如將弗勝於是斂華就實反博歸約迨其一蓄久而思渾貫深而行熟則貫精粗合內外羣獻之精蘊百家之異指毫分縷析如示諸掌張宣公呂成公同心協力以閑先聖之道而僅及中身論述靡定惟先生巍然獨存中更學禁自信益篤蓋自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悉為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孝經下追屈韓之文周程張邵之書司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為之論著然後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燦然中興

天命陰陽鬼神善僕之患未足與議但以太半屬聖人

所罕言不語者而必毫分縷析如示諸掌何為也哉聖
於推明古人之經書論著先正之前言往行此自吾儒
學成後餘事學成矣則用於世以行之如不用于世亦
可完吾性分以還天地不著述可也觀其時果有未理
未明大害未除末除不得已而有所著述以望後世之明之
除之亦可也若文人之文書生之書齋之論之則不必
矣乃今以此等推演論著之既明遂為帝王經世之規
聖賢新民之學燦然中興不其誣歟無實功於道統既
不免堯舜孔孟在天者歎息之又無實徵於後世豈能
服當日之人心乎徒以空言相推駕一世之上而動擬

帝王聖賢此偽學之名所從來也僕嘗妄議宋代諸先儒明末諸君子使生唐虞三代之世其學問氣節必更别若只如此恐亦不免偽學之禁門黨之誅也但宋明朝廷既無真將相草野既無真學術則正宜用稱說詩書標榜清流者撐持其衰運不宜誅之禁之以自速其敗亡也要之似龍骨馬司國柄者不可廢崇儒重道之典而悲天憫人儒者宜存返己自罪之心故天下有弒君之臣殺父之子無與於孔子也而孔子懼天下有無父之墨無君之楊非孟子為之也而孟子懼蓋儒者之憫天下而厚自責如此况真失學宗以誤斯人則近代

之禍吾儒焉得辭其責哉

朱子曰敬夫高明他將謂人都似他纔一說時便更不問人曉會與否且要說盡他箇故他門人敏底祇學得他說話若資質不逮依舊無著摸某則性鈍讀書極是辛苦故尋常與人言多不敢爲高遠之論蓋爲是身曾親經歷過故不敢以是責人耳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今教者之病多是如此

朱子與南軒一派師友原只是說話讀書度日較王何清談頗用力于身心較韓歐文字猶規規于理性白蘇詩酒既不能做其矜持佛老空虛又全不及其讀講眞

三代後近于儒之學磽薄氣運中不易得之豪傑也然
而自分如此無能強增故推獎處或襯砌以聖賢道統
躬行經濟之語至其比長競短敘實指事或推人或自
見則皆在言詞讀作之中而無他也耳其病南軒者恐
亦朱子所以自狀但其爲失有淺深遂自以爲得中耳
愚嘗上書刁文孝其答書亦不問人之疑與否只自己
說盡想刁公亦非矜情自見蓋素日所學原是說話作
文更無他物與人耳況講讀之學教即循循有序亦與
學記之言時務者不全夫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
誠所謂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

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茍躐進而不顧其安是教人獵等而不誠也不時不孫也故法乾上會謂其子九數已熟甚悅予曰且勿令知有乘歸法使之小息得一受用方可再進正此意也學者觀孟子深造之以道教者必以規矩諸章豈誦讀講說之學所可托哉

南軒伯恭之學皆疏畧云云伯恭說道理與作爲自是兩件事如云仁義道德與度數刑名介然爲兩塗不可相通

朱子說禮樂射御書數補填難且理會道理詩書非是看道理詩書與禮樂射御書數介然爲兩途乎只是不

貴說明耳古人云不知其人視其友觀此益信

東萊自不合做這大事記他那時自感疾了一日要做一年若不死自漢武至五季只千来年他三千年自可了此文字今多云其解題煞有工夫其貴他當初作題目却煞有工夫只一句要包括一段意解題只現成檢令諸生寫伯恭病後既免人事應接免出做官若不死大段做得文字

可惜一派師友都是以作文字度日死生以之

朱子於南軒伯恭皆不諱其短交友之和而不同如此羣惡闒果已之言哉至今仕學皆先立黨此所以道愈微世愈衰

問子靜不喜人論性曰怕只是自己理會不曾分曉怕人問難又長大了不肯與人商量故一截截斷然學而不論性不知所學何事

不喜人論性未爲不是但少下學耳朱子好論性又敎人商量性謂即此是學則誤矣故陸子對語時每不與說者中不取也不取朱子而不思所戕見果是何以不能服此友也朱子此等貶斥尤不取陸子不取陸子而亦不思我所言果是何以不能服此友也子曰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兩先生豈未用此功歟

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

朱子之學全不覺其病只由不知氣稟之善以為學可不自六藝入正不知六藝即氣質之作用所以踐形而盡性者也

子靜說話常是兩頭明中間暗是如何由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說破便是禪家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禪家自愛如此

禪家無鴛鴦也不繡鴛鴦焉得鴛鴦與人看

子靜說良知良能四端等處且成片段似經語不可謂不是但說人便能如此不假脩為存養此却不得譬如旅寓之人自家不能送他還鄉但與說云你自有田有屋大段

快樂何不便回去那人既無資送如何便回去又如脾胃受傷不能飲食之人却硬將飯將肉塞入他口不問他吃得吃不得若是一頓便理會的亦豈不好然非生知安行者豈有此理便是生知安行也須要學大抵子思說率性孟子說存心養性大段說破夫子更不曾說只說孝弟忠信篤敬蓋能如此則道理便在其中矣

陸子說良知良能人便能如此不假修為存養非是言不用修為存養乃認孟子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二句稍錯又不足朱子之誦讀訓詁故立言過激卒致朱子輕之蓋先立其大原是根本而維持壅培之

無具大亦豈易言立也朱子旅寓个傷脾胃人二喻誠
中陸子之病但又是手持路程本書資送口說健脾和
胃方當開胃進食即是終年持說依然旅寓者不能回
鄉傷脾胃者不能下咽也此所以亦爲陸子所笑而學
宗遂不歸一矣豈若周公孔子三物之學真旅扄者之
餱糧車馬傷脾胃者之參朮縮砂也哉
既知天子不說破前乃譏陸子不說破是禪家自受何
也
子靜之說無定大抵他只是要拗
細檢之講學先生多是拗只有多少耳吾儒之道有十

定不易之理何用拘只因實學既失二千年來只在口
頭取勝紙上爭長此拘之所從來也
問象山道當下便是曰看聖賢教人曾有此等語無聖人
教人不皆從平實地做去云云又平時告弟子也須道是學
而時習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聖賢教人原無象山當下便是等語試看聖賢可曾有
先生之學否學而時習之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孔門是
學靜坐訓解否
但有聖賢之言可以引路
有聖賢之言可以引路今乃不走路只致聖賢言便當

走路每代引路之言增而愈多卒之蕩蕩周道上鮮見其人也詩云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此之謂矣因說子靜云這箇只爭些子才差了便如此他只是差過了更有一項却是不及若是過底拗轉來却好不及底趲向上去便好只緣他纔高了便不肯下纔不及了便不肯向上過的便道只是就過裏面求箇中不及的也道只說不及裏面求箇中初間只差了些子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又曰某看近日學問高者便說做天地之外去卑者便只管陷溺高者必入於佛老卑者必入於管商定是如此定是如此

看朱子歎息他人真是自以為中居之不疑矣若以孔門相較朱子知行竟判為兩途知似過行似不及其實行不及知亦不及又歎近日學者高入佛老卑入管商愚以為當時設有真佛老必更歎朱子之講讀訓解為耗神粗迹有真管商必更歎朱子之静坐主敬為寂守無用恐不能出其上而令兩項人受憐也若吾夫子中庸之道舉其心性可以使釋道哭言其作用可以使管商慚倘朱子而幸遊其門見其天高地厚又豈敢遽自以為是乎不得孔子而師顔曾而友此朱子之大不幸也

陸氏會說其精神亦能感發人一時被他聳動底亦便清白只是虛更無底蘊思而不學則殆正爲無底蘊便危殆也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有階梯而進不患不到今其徒往往進時甚銳然其退亦速纔到退時便如墜千仞之淵

朱子指陸門流弊處亦所以自狀但朱子會說又加會辭會著是以聳動愈多頗有底蘊或問讀講著述雖是靠書本然畢竟經傳是把柄故頗有底蘊否予曰亦是讀講經書身心有所依據不至縱放但亦耗費有用精神不如陸王精神不損臨事尚有用也吾所謂頗有底

望者蓋如講著此一書若全不依此書行不惟無以服人
且己心亦難以安故必略有所行此處稍有草底只因
原以講解為學而以行為襯貼終不免掛一漏二即所
行者亦不純熟不如學而時習用全副精神身心道藝
一滾加功進銳不得亦退速不得即此為學即此為行
即此為教舉而措之即此為治真堯舜宗子文周功臣
萬世之聖賢之規矩也雖聰明如顏賜焉得不歎備善
誘欲罷不能也哉焉得不初疑為多學而識後乃歎性
天不可聞也哉雖退怯如冉求安得不悅之而終成其
藝也哉倘入程朱之門七十子皆流於禪林二千九百

人皆習為訓詁矣嗚呼吾安得一聖門徒衆之末而師
之也哉或問宋儒掛一漏二所行不熟何處見予曰如
朱子著家禮一書家中亦行禮至斬衰墨衰出入則半
禮半俗既廢正祭乃又於俗節墓衰行事此皆失周公
本意至於婦人便不與著喪服杖絰之制祭時婦人亦
不辨祭殽至求一監視而亦若不得者此何說乎商人
尚音周人尚臭皆窮究陰陽之秘祭祀之要典也諸儒
語錄講薰蒿悽愴等語亦痛切似知鬼神情狀者至於
集禮乃將笙磬脂　等皆削去之如此類不可勝述不
可見哉

部菴虞氏曰孟子没于五百年而周子出河南兩程夫子云云聖門學者篤信師說各有所奮力以張皇斯道奈何世運衰微民生寡佑而亂亡隨之矣悲夫

許多聖賢張皇斯道下却繼之曰而亂亡隨之矣是何緣故何其言而不思如此

草廬吳先生繼許文正公為祭酒六館諸生以次授業晝退堂後寓舍則執經者隨而問業先生懇懇循循其言明白痛切因其才質之高下聞見之淺深而開導誘掖之云云一時皆有所觀感而興起矣嘗與人曰天生豪傑之士不數也夫所謂豪傑之士以其知之過人度越一世而超

出等夷也戰國之時孔子之徒黨盡矣充塞仁義若楊墨之徒又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時云云　真豪傑之士哉至於周程張邵一時迭出非豪傑孰能興於斯又百年子朱子集諸子之大成則中興之豪傑也以紹朱子之統自任者果有其人乎

懇懇循循講論不倦每至夜半且寒暑不廢其功可謂勤且苦矣果有益於世乎果成起一班人材乎至其自負亦不過知之過人度越一世而已朱子曰此道不拚生盡死理會終不解是其立志成功已不過如此但朱子頗眼高不肯明以自任元儒識更下故直出口而不

覺不足異也所可異者所見旣小而以為孟子亦只如此則亦淺之乎言孟子矣亦易言道統矣

存學編卷四

博陵　顏元　著

性理評

程子曰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日自少所見皆不善纔能言便習穢惡日日鑠銷更有甚天理

既知少時缺習善之功長時又習于穢惡則為學之要在變化其習染而乃云變化氣質何也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

所歷事皆不忘乃不教之歷事何也

如養犬者不欲其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異類且然而況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

先生倡明道學病天下之空寂而尚浮文也乃廢周公孔子六藝而貴靜坐讀書不幾扑其升堂又食於堂乎雖日撻而求其不空寂浮文何可得也養正之功或不若是

朱子曰古者初年入小學只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後教之以理如

致知格物及所以為孝弟忠信者

既言此何不學古人而身見之要之孔門稱古昔程朱兩門亦稱古昔其所以稱者則不同也孔門是身作古人故曰吾從周二先生是讓與古人故曰是難孔門講禮樂程朱兩門亦講禮樂其所以講者則不同也孔門是欲當前能此故白禮樂君子不斯須去身二先生是僅欲人知有此故曰姑使知之

古人自入小學時已自知許多事了幸入大學時只要做此功夫今人全未曾知古人只去心上理會至於治天下皆自心中流出今人只去事上理會

朱子癡人全未曾知恐朱子亦未知之如渴飲饑食如所云古人入小學已知許多事入大學只做此功何其真切也而下文古人心上理會令人事上理會之語又與上文自相混亂矣

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所以大來都不費力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學了及至長大也更不大段學便只理會致知窮理功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補填實是難但須莊敬篤實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待此通透意誠心正了就切身處理會旋旋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也是合當理會的皆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處理會道理便教考究

得些禮文制度又干自家身己甚事

要補塡三字見之大快下却云難是朱子學教之誤其

初只是畏難而苟安

古人小學教之以事便自養得心不知不覺自好了到得漸長漸更歷通達事物將無所不能今人既無本領只去理會許多閒汨董百方措置思索反以害心

既如此何故說上段話可怪可怪

古人自能食能言便已教了一歲有一歲工夫到二十時聖人資質已自有十三分

此周公以人治人使天下共盡其性之道所以聖賢接

踵太和在成周宇宙間者也朱子知之而不學之豈不
可惜然愚於此二段深幸存學之不獲罪於朱子矣

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只得教人且把敬為主收斂身心
却方可下工夫或云敬當不得小學看某來小學却未當
得敬

敬字字面好看却是隱壞于禪學處古人教洒掃即洒
掃主敬教應對進退主敬對進退主敬教禮樂射御書
數即度數音律審固罄控點畫乘除莫不主敬故曰執
事敬故曰敬其事故曰行篤敬皆身心一切加功無往
非敬也若將古人成法皆舍置專向靜坐收攝徐行緩

語處言主敬乃是以吾儒虛字而做釋氏實工夫去道
遠矣或云敬當不得小學真朱子益友惜其未能受善
也

嘗訓其子曰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
入趨步務要凝重不可儇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
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閒話恐廢光
陰勿看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頻自檢點所習之業每旬休
日將一旬內書溫習數過勿令心少有佚放則自然漸近
道理講習易明矣

先生為學得力處備見訓子一書故詳錄之亦此氣象

原有非俗儒文士所可及者然孔門學者果如斯而已乎是在有志實學者自辨之

問小學載樂一段不知今日能用得否曰姑使知之古人自小即以樂教之乃是人執手提誨每到大來涵養已就稍能自立便可今人既無此非志大有所立因何得成立

孟子曰我知言蓋言者心聲也故一言而覘其終身不可掩也況朱子大儒亦不自掩固昭然可見者如人問小學載樂不知今日能用之否何不答曰書上所有都是要用不用載之何為而乃曰姑使知之然則平日講學亦不過使人知之而已亦不過使人謂我知之而已

因論小學曰古者教必以樂後世不復然問此是作樂使之聽或其自作曰自作若自理會不得人作何益古者國君備樂士無故不去琴瑟日用之物無時不備於前

言之親切如此只不肯自做主意作後世引路人不作前聖接迹人豈知歷代相接都作引路人哉此人人說

引路之言而聖人之正路益荒也前賢之言都是佩服躬行方始有功不可只如此說過不濟事

不知是自悔語是責人語但將博學之改為博讀書博

作文便不似聖門佩服躬行舊傳受

朱子數則知之真矣而不行何哉

東萊呂氏曰教小兒先以恭謹不輕忽不躐等讀書乃餘事

佳

先生輩何為只作餘事

臨川吳氏曰古之教者子能食而教之食子能言而教之言欲其有別也而教之異處欲其有讓也而教之從長因其良知良能而導之而未及乎讀誦也教之數教之方教之日與夫學書計學幼儀則既辨名物矣而亦非專乎讀誦也弟子之職曰孝曰弟曰謹曰信曰愛曰親行之有餘

力而後學文今世童子甫能言不過教以讀誦而已其視古人之教何如也

草廬叙古教法兩言非事讀誦又曰今世童子不過教以讀誦而已其視古人之教何如也其言一若甚厭夫讀誦之習者五季之餘武臣司政民久不見儒生之治世久不聞詩書之聲積厭之極而氣數一返周程張朱適逢其會以誦讀詩書講解義理為倡又粗文以道德之行真不啻周公孔子復出矣此所以一樹赤幟而四海望之一登高呼而數世應之嗚呼盛哉而流不可返壞不可救之禍實伏於此吳氏亦猶行宋儒之教者而

出言不覺至是益誦讀之熘已熾而舉世罔覺又不容
不露其幾也而吾所甚懼正在此幾也文敝之極則必
衰文衰之返則有二一是文衰而返于實則天下厭文
之心必轉而為喜實之心乾坤蒙其福矣達而在上則
為三代即窮而在下如周末文衰孔子轉之以實雖救
之未獲全勝猶稍延二百年吾儒之脉不然棼阬之禍
豈待秦政之時哉一是文衰而返于野則天下厭文之
心必激而為滅文之念吾儒與斯民淪胥以亡矣如有
宋程朱黨偽之禁天啓時東林之逮獄崇禎末獻忠之
焚殺恐猶未已其禍也而今不知此幾之何向也易曰

知幾其神乎余曰知幾其懼乎

程子曰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自誤兼亦誤人

真語

古之學者優柔饜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

知及此矣其教及門乃亦未見古人先後次序不又作話說一場而已哉

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為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

程子雖失聖門成法而胸中所見猶實故其言如此朱子去此則又遠也矣

問如何學可謂有得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爲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誠意燭理

程朱言學至肯綮處若特避六藝六府之學者何也如此段言聞之知之皆不爲得可謂透宗語矣下何不云得者須履中蹈和躬習實踐深造以六藝之道乃自得之也乃云須默識心通不仍是知之乎

進學莫大于致知養心不莫大于理義古人所養處多若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脈今人都無只有義理之養

人又不知求

學之患莫大於以理義讓古人做程朱動言古人如何如何令人都無不思我行之即有矣雖古制不獲盡傳只今日可得而知者盡習行之亦自足以養人況因偏求全即小推大古制亦無不可追者乎若只憑口中所談紙上所見內心所思之理義養人恐養之亦不深且固也

學貴乎成既成矣將以行之也學而不能成其業用而不能行其學則非學矣

程子論學頗實然未行其言也夫教者之身即所以教

也其首傳所教者即教者之身也試觀程門學成其業乎用行其學乎孔子攝相而魯治冉樊爲將而齊北二程在朝而宋不加治龜山就徵而金人入汴謂之學成用行吾不信也

今之學者有三弊溺於文辭牽於訓詁惑於異端苟無是三者則必求歸於聖人之道矣

可知王弊誤此乾坤先生濯洗亦未甚淨故其流遠而益差也向嘗謂程朱與孔孟各是一家細勘之程與朱亦各是一家

張子曰在始學者得一義須固執從粗入精也又曰若始

求甚深恐自茲愈遠（曰）又但拂掃去舊日所為使動作皆合於禮

張子以禮為重習而行之以為教便加宋儒一等既學而有先以功業為意者于學便相害既有意便穿鑿創意作起事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為事是代大匠斵希不傷手也

所學既失其宗又將古人成法說壞試觀大學之道繼言明德即言親民焉得云無意于功業且入學即是要作大匠焉得謂之代大匠斵僕教幼學道藝或阻之曰不可令世不如此子曰但抱書入學便是作轉世人不

是作世轉人但不可有者躁進干祿非位謀政之心耳

上蔡謝氏曰學須是熟講學不講用盡工夫只是舊時人

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仁亦在夫熟而已

子云學之不講是博學矣又當審問慎思明辨以講之

若非己學將執何者以講乎今徙講而不學誤矣

顏子工夫真百世規範舍是更無入路無住宅

極是

龜山楊氏曰今之學者只為不知為學之方又不知學成

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曾著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

賢之所為也云云

若是只要博通古今為文章作忠信愿

慾不為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若人不少然以為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所處責之以古聖賢之道則略無毫髮彷彿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為古人之所為纔有一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學以博通古今為文章或志于忠信愿慤不為非義而已不知須是聞道

一諸先生自負聞道矣愚以為責之以古聖賢之道亦未盡彷彿也即如先生當汴京垂亡之際輕身一出其所措置徒見剗奪荊公配饗說道學話而已

驗之於而不然施之於行事而不順則非所謂經義也今之治經者為無用之文徼倖科名而已果何益哉

一僕謂為學者與此較則陋矣何不與堯舜伊周孔孟較學而不求諸孔孟之言亦末矣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一多識自不可廢博學乃只多讀書乎

顏淵請問其目學也請事斯語則學矣學而不習徒學也譬之學射而至于彀則知所學矣若夫承挺而目不瞬貫虱而縣不絕由是而求盡其妙非習不能也

一顏子請問亦仍是問未可謂之學請事斯語學也欲罷

不能進而不止乃習矣龜山一字之誤未為甚差但說
學必宜習之理最透而未見其習者無他習其所習非
孔門所謂習也

延平李氏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然默坐澄心體認天理
若真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
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

試觀孔孟曾有靜坐澄心體認天理等語否然吾亦非
謂全屏此功也若不失周孔六藝之學即用此功於無
事時亦無妨但專用力於此以為學問根本而又以講
說為枝葉則全誤矣

孔門諸子群居終交相磋切又得夫子為之依歸日用之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于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

何不思孔門群居終日是作何事何不思性天不可聞是何主意乃動思過子貢以上耶以孔子之道律之恐有宋諸先生不免為智者過之一流

朱子曰今之為學甚難緣小學無人習得如今都是從頭起古人于小學小事中便皆存箇大學大事得道理在大學只是推將開闊去向來小時做得道理存其中正似一

菌坯素相似

余謂何難之有只不為耳即將藝之小者令子弟之幼者習之藝之大者令子弟之長者習之此是整飭身體涵養性情實務正心誠意非精府修事和非粗乃諸先生只懸空說存養而不躬習其事却說難却說今日小學全失無人習如此而言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皆虛而無據矣然則豈惟小學廢大學不亦亡乎而乃棊小學也註大學也何為也哉

讀書如煉丹初時烈火煅煞然後漸漸慢火養又如煑物初時烈火煑了却須慢火養讀書初勤敏著力子細窮究

後來却須緩緩溫尋反復玩味道理自出又不得貪多欲速直須要熟工夫自熟中出

朱子論學只是論讀書但他處多入理會道理窮理致知等字面不肯如此分明說試看此處直言之如此十分精彩十分有味蓋由其得力全在此也夫讀書乃學中之一事何為全副精神用在簡策乎

學者只是不為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閒事上時多於義理却生於閒事却熟

只因廢失六藝無以習熟義理不由人不習殺閒事也

今若一復孔門之舊不惟好色好貨一切私欲無從參

博奕詩酒等自不為即誦讀訓詁著述文字等事亦自
無暇蓋聖人知人不習義理便習閒事所以就義理作
用處制為六藝使人日習熟之若只在書本上覓義理
雖亦羈縻此心不思別事但放却書本即無理會若直
靜坐勁使此心致于義理又是甚難況亦依舊無用也
或問為學如何做工夫曰不過是切己便的當此事自有
大綱亦有節目云云然亦須各有倫序問如何是倫序曰
不是安排此一件為先此一件為後此一件為大此一件
為小隨人所為先其易者闕其難者將來難者亦自可理
會且如讀書三禮春秋有制度之難明末本之難見且放

下未要理會亦得如詩書直是不可不先理會云云聖賢言語何曾誤天下後世人自學不至耳

或問為學如何做工夫又問如何是倫序皆最切之問朱子乃只左支右吾說皮面語大綱節目數語尚可敷衍至於不是安排此一件為先此一件為後此一件為大此一件為小便是糊混夫古人教法某年舞勺某年舞象某年習幼儀某年學禮何嘗不是安排一定孰先孰後孰大孰小哉知所先後大學又明言之矣糊混幾句已又說歸讀書讀書又不教人理會制度等事姑教避難取易去理會制度已畏其難矣況取其所謂制度

者而身習之身精之乎此等語若出他人口朱子必灼見其弊而力非之師望既高信口說去不自覺如此却說聖賢言語何曾誤天下後世夫聖賢言語誰曾道誤天下後世其誤天下後世者乃是不從聖賢言語耳夫學而時習之是魯論第一言尚且不從況其餘乎 嘗閱左傳至簡子鑄刑鼎孔子嘆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以為晉之亡在任刑威耳而下文乃曰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益其失不在刑書而在鑄刑書于鼎夫法度操于人則民知範吾功罪者吾上也司吾生死者吾上也時而出入輕重以為平允者皆吾上也天下

凜王十國凜君一獄凜吏士農工商罔敢慝于職中逸于職外者惟吾上是神是嚴也而上下定矣貴賤辨矣賢德彰矣今銘在鼎則國人必將以鼎為依據而不知受法于天者王守法者君序守者卿大夫百執事是使之忽人而重鼎民不見所尊必將不遵其度不遵其度必不守其業故曰何以尊貴何業之守也貴賤無序何以為國嗟乎簡子但以刑書鑄于鼎而孔子知其亡況漢宋之儒全以道法摹于書至使天下不知尊人不尚德不貴才而曰宰相必用讀書人不幾以守鼎吏為政乎其所亡又豈止一晉乎是以至此極也非孔子至聖

孰能見鑄鼎之槃乎吾願天下急思孔子之言吾願上
天急生孔子之人也